

文學獎寫作、得獎的感想

文学賞の執筆と受賞についての所感

My Thoughts on MOE's Ethnic Literature Award as a Participant and a Prize Winner

文・圖 | Sing 'Olam 星・歐拉姆 (台灣聖經公會資深董事、行政院原民會文獻會委員)



星・歐拉姆與農族得獎人余榮德牧師合影。

我時常告訴自己「寫作，
永遠不嫌年輕的時候或年老的時候」。

得知，有原住民族文學獎的創作寫作的機會，我先睹為快瞭解文學獎徵文之項目與內容。我個人喜歡挑戰自己用阿美族語文寫作，主要的原因是，族語是我的第一語言，也就是說，我最熟悉的母親語言。幸好我會打電腦，我所想的話、知道的故事、社區部落的軼聞，用稍微近痛風的手指輕輕地壓下每一片鍵盤，一個一個的羅馬字順序地排列在桌面上出現，匯成可以閱讀的文集，因此強烈刺激我的興奮感。我的想像力成為具體的文字（malacodad），實在太棒了，這是過去所沒有的經驗，可以分享給認識我的語文的人閱讀。

原住民族的尊嚴被提升

寫作創作文學，我比較喜歡寫散文，
比如說，我的短篇小說（o kongko ni

Aaw) 或故事 (部落雙城記)，以自己古早 (o nai ngara:ayho) 的生活情趣、耆老講述的傳說故事與軼事為題材。我也嚐試寫翻譯 (mifalic) 文學的寫作，這個挑戰給我很大的刺激，畢竟不是自己的語文，似乎有隔離感。何況，沒有一種語文和另一種語文易如反掌直接翻譯成順暢的文章，那是多難的差事，不過，嚐試起來，會引來新的翻譯樂趣和成就。我翻譯過伊索寓言 Aesop's Fables，如果寫作表現優異而得獎，心靈獲得更大的鼓勵，促成原住民族的尊嚴被提升。但也不要只期待獲得文學獎項，乃挑戰自己毅力，考驗自己的智力，精益求精。

不能為了寫作而寫

寫作或是翻譯，我在思考一件事，如果寫這個主題，寫出來之後，讀者閱讀我的文章，能否瞭解我思想的文脈，以及我

所寫的內容情節。讀者可以吸收在其中文學的養分，即文章所表達的意義。寫作或創作不能為了寫作而寫，也不好只為了獎項而寫。如果以原住民族人為寫作對象而已，更何況方言群之範圍更為縮小，當然讀者也會更受限制，文學作品揮灑的空間也變得更小了。因為這樣，鼓勵撰稿者以雙語 (bilingual) 呈現文學的著述技巧和內容，可與賞閱文學的人士共享文學豐富的饗宴。

感同身受的使命感

雖然寫作者的興趣與動機非常不一樣，只要是原住民族的文學創作，我們有共同的目標和理念要達成。大家有感同身受的使命感 (mission)，就是促使奄奄一息，即瀕臨死亡的語言，著手急速挽救，是刻不容緩的任務。推展語文保存與推動講說母語，都是最好的活化語言、復振文



穿豐年祭裝的三位是馬太安部落耆老，由左至右分別是星·歐拉姆、亞洲鐵人吳阿民與另一耆老。

化的途徑。大家共同彼此鼓舞族人都能寫善言，各族的語文就不會從地球村消聲匿跡。即使有人消極地說語言已經步向死亡，但盡頭仍然有愛維護語言萌生，愛好原住民族文學的一堆人在努力以赴。文學寫作本身會使語言維持長久穩定，活下來還不夠，要活起來才有意義。

至於載歌載舞唱出充滿盼望之歌曲。讓地球村的人曉得我們的語言一直是活起來的。我們的文學創作始終奮起語言存活能量。◆

用創作帶起語言存活的能量

全球人類正處在肺炎疫情嚴峻之際，經濟也許會進入大蕭條，現金可能會變垃圾。但期盼我們的文學寫作不會受影響，永續散發的文學寫作的靈感與技巧，以及文學作品與創作不致於成為垃圾。雖然我們原住民族的族語面對永續與復振之挑戰，大家仍然不停地倡導熱愛聽 (mitengil)、說 (somowal) 與寫 (mitilid) 在這世界唯一的語言，甚



阿美語修訂版聖經奉獻感恩禮拜紀念照。



退休前基隆海外與師母合影。

作者簡介



Sing 'Olam
星·歐拉姆

阿美族，花蓮縣光復鄉馬太鞍 (Fata'an) 部落人，1946年出生。玉山、台南神學院畢業，台灣神學院博士班結業。已然退休的牧師。現任台灣聖經公會資深董事、行政院原民會文獻會委員。常受邀去學校、社團、部落、教會演說與授課。充任自創的文化逍遙學園的tutor。七年前回到闊別50年的家鄉，吸收文化傳說故事的養分，起始活躍在耆老的氛圍。生命的感動，返璞歸真，回到我語言之家鄉。曾任族語聖經翻譯主席、教育部鄉土教材編委。編輯阿美語、泰雅語、布農語、噶瑪蘭語讀本，以及出版經譯、詞典與教材有豐碩成果，甫獲頒102年教育部表揚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。另著有《阿美語譯伊索寓言》、《阿美族語實用語法》等書。